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G256.1

P079

6:30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0冊

《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

鄭玉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鄭玉姍 著——初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32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第30冊）

ISBN：978-986-6657-28-3（精裝）

1. 詩經 2. 研究考訂

831.18

97001096

ISBN 978-986-6657-28-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第三十冊

ISBN：978-986-6657-28-3

---

《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

---

作 者 鄭玉姍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年3月  
定 價 六編30冊（精裝）新台幣46,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

鄭玉姍 著

## 作者簡介

鄭玉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學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曾任中學教師，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現為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單篇論文著作：〈《詩·小雅·斯干》「生男載床生女載地」風俗新探〉（《中國學術年刊》第24期，2003.6）、〈書評：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哲學與文化月刊》第394期，卅四卷第三期，2007.3）、〈張養浩《雲莊樂府》中表現儒者入世精神之篇章〉（《孔孟月刊》第539-540期，2007.8）

出版專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與季旭昇教授等合著，台北市：萬卷樓，2004.6）

## 提 要

西元1994年春，上海博物館斥資買下香港古董市場一批竹簡，共一千二百餘支，三萬五千餘字。並於西元2001年11月，將其中〈孔子詩論〉、〈D衣〉、〈性情論〉三篇之圖版及釋文考釋歸結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其中〈孔子詩論〉完、殘簡共計二十九支，完整者僅一簡，餘簡殘損較多，統計全數約1006字。由於簡多殘斷，又無今本可資對照，整理者馬承源姑且名為〈孔子詩論〉。

〈孔子詩論〉之出土，於文字學與《詩經》經學兩大研究領域皆有十分的重要性；簡中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字，也為古文字研究者提供更多有關戰國楚文字的研究資料。自《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出版之後，關於〈孔子詩論〉的討論文章已有數百篇，本論文期望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之上作一個綜合性的整理，呈現一個較全面而具體的面貌。留白簡、二十九支簡排序之探討為外圍問題，於本章中先行處理；簡序確定之後，才能於內容作最有效的探討。分析簡文內容時，力求羅列各家之說，包括兩岸學者關於〈孔子詩論〉有關形音義之文章著作，以及有關《詩經》篇名之今古論著，包括《詩序》、《三家詩》、鄭《箋》、朱熹《詩集傳》、以至今人著作，力求無偏無頗，以還原〈孔子詩論〉之原貌，及其與今本《詩經》經文與《詩序》的相合程度。



# 目

#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材料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四節 關於留白簡的問題	5
第五節 編聯與簡序	8
凡 例	17
第二章 〈孔子詩論〉研究	21
壹、總論之部	21
【第一章】總論詩樂文	21
【第二章】總論頌雅風	35
貳、分論之部	82
【第三章】分論周頌	82
【第四章】分論大雅	91
【第五章】分論小雅	101
【第六章】分論國風	138
參、合論之部	221
【第七章】合論風雅	221
【第八章】合論頌雅風	271
第三章 結 論	297
第一節 〈孔子詩論〉篇名與今本《毛詩》篇名之比較	297
第二節 〈孔子詩論〉詩旨與今本《詩序》之比較	300
一、〈周頌〉三篇	300
二、〈大雅〉三篇	300
三、〈小雅〉21 或 22 篇	301
四、〈國風〉30 或 31 篇	304
第三節 〈孔子詩論〉的作者	311
參考書目	313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根據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前言》所記，西元一九九四年春，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於香港古董市場發現一批竹簡，因此將此消息與一百多支竹簡摹本轉告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館）館長馬承源，經馬館長鑑定此批簡為戰國真品後，由上海博物館斥資買下這批竹簡共一千二百餘支，三萬五千餘字。一九九四年冬，香港商人主動向上海博物館兜售另一批竹簡，這批竹簡與前一批的特徵與現狀完全相同，但因上海博物館資金不足，最後這批簡由朱昌言、董慕節、顧小坤、路宗霖和葉仲午五位先生以五十五萬港幣合購這一批竹簡，共四百九十七支，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一九九四年五月間，第一批竹簡運達上海博物館時，其中有少量斷簡散落開來，多數竹簡則與泥水膠合在一起，有如醬色麵條裹於泥團之中，若顯露於帶紫外線的光源下，棕色的竹簡簡體則會迅速變成黑黃色。因此上博館先以大冰箱密封保存，防止竹簡變形變色；最後由上博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專題研究組的科研人員，於一九九七年，運用醇醚法中的部分工藝並結合真空冷凍乾燥研究原理，邊脫水邊加固定型，終於完成了「保水竹簡性質及真空冷凍乾燥研究」課題，成功解決竹簡脫水保護的問題。目前於上博館新館的書法陳列館中，十支內容不同的竹簡，在陳列室的燈光照射下近三年，既無變形，也未有肉眼可視的變色。因此竹簡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線下進行排比和研究，並得到妥善的保護。（註1）

---

（註1）以上節錄自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2001年11月），前言頁1~4。

這批竹簡中最短為 22.88 釐米，最長 57.2 釐米，每簡寬度約在 0.6 釐米，厚度為 0.1 至 0.14 釐米，編線有二道、有三道，由於地層的壓積，一般留下的編線已嵌入竹肉，這些不同的尺寸、編聯現狀為我們理解戰國竹書的形制，了解我國的圖書史提供了確鑿可靠的證據。各種不同尺寸之間的關係，為研究戰國楚國度量衡制度，提供了確鑿可靠的證據。竹簡文字用墨書寫，有些符號使用朱砂。馬承源指出，根據大陸學者統計，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出土二十多批楚竹簡，總計十萬字以上，則上博館藏楚竹書則佔總數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文獻類，因此可以彌補歷史空白，糾正訛誤〔註 2〕。

經由最先進科技脫水保存後的《上博館楚竹書》，經由李零、馬承源、王世民、張光裕、陳佩芬、濮茅左、李朝遠、周亞、馬今洪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竹簡歸類與文字的初步隸定、內容整理和注釋分工等工作，目前所確定其內容包括第一冊〈孔子詩論〉、〈絳衣〉、〈性情論〉共三篇。第二冊〈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共六篇。第三冊〈周易〉、〈中弓〉、〈彭祖〉、〈恆先〉共四篇。加上尚未發表的七支簡〈詩樂〉、兩篇賦的殘簡……全部一千二百餘支竹簡，計達三萬五千多字；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以儒家思想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學說；應為楚國遷郢都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

上海博物館於西元 2001 年 11 月，將其中〈孔子詩論〉、〈絳衣〉、〈性情論〉三篇之圖版及釋文考釋歸結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完、殘簡共計二十九支，較完整的簡右側有淺斜的編線契口，每簡共三處，契口上偶爾還殘存編線殘痕。文字均衡秀美，在契口處間距稍寬。各簡字數多少各有差異，滿簡約為五十四字至五十七字。在本篇整理出的二十九支簡中，完整者僅一簡，長 55.5 釐米；凡長度在 55 釐米以上者五簡，40 釐米以上者八簡，餘簡殘損較多，統計全數約 1006 字。簡上下皆圓端。

這二十九支簡很多殘斷，有的文義不連貫，因為沒有今本可資對照，簡序的排列就相當困難，局部簡據文義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簡中間有缺失或斷損過多，很難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沒有發現篇題，雖然所整理的簡文內容和書法相同，但原來也未部是單獨聯貫的一本，句讀符不統一，可能分為若干篇，由於殘缺嚴重，只能分類整理，因此整理者馬承源姑且名為〈孔子詩論〉。

〔註 2〕 見朱淵清《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3 月），頁 5。



〈孔子詩論〉之出土，於文字學與《詩經》經學兩大研究領域皆有十分的重要性。然亦有學者以為可能有偽。然馬承源表示上博館已將這批竹簡做過碳十四測定，又兩次請中國上海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儀鑑定，皆證實其為戰國古物〔註3〕，故竹簡本身的真偽並無問題。那麼有無可能是今人偽造書寫於戰國之空白竹簡上呢？這點亦可由整理之初，〈孔子詩論〉中有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字，如𠄎、𠄎、𠄎、𠄎等字，這些字前所未見，由於缺乏可供比對的文獻，整理者並無作出確定的隸定，2001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註4〕出版後，引出古文字學者一連串熱烈的討論與研究，至今才得到解決。是以可知，豈有偽造者有此功力，可偽造出文物史上未出現的戰國楚文字？故可知竹簡上之文字亦不可能為今人偽造。〈孔子詩論〉中這些以往未見的字得到解決之後，也將為古文字研究者，提供更多有關戰國楚文字的研究資料。

此外今日研究《詩經》之學者，多以毛公（毛萇）所傳《詩序》為準，《漢書·藝文志》：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志〉中著錄《毛詩》二十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即今日所見之本。〈儒林傳〉曰：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由以上記載可知《毛詩》流傳久遠，然自宋歐陽修《詩本義》以下常有批評《詩序》者。鄭樵《詩辯妄》、朱熹《詩序辨說》，更極力批評《詩序》；這一派的學者以為《詩序》所言詩旨，往往與詩義難合。因此目前研究《詩經》者，有擁《序》派，亦有廢《序》派。〈孔子詩論〉簡文多言詩旨、詩教，為《詩經》研究者提供了另一項研究《詩序》的重要參考材料。〈孔子詩論〉簡文之中，或由詩篇名或由詩文之斷章，而可與今本《詩經》相對應之篇章，約五十篇上下，深入分析〈孔子詩論〉與《詩序》是否相合，可以為擁《序》、廢《序》兩派學者，提供一項新材料。由於〈孔子詩論〉為戰國中晚期之物，乃《詩經》研究者不可不知之重要文獻。

〔註3〕 見朱淵清《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3。

〔註4〕 為行文方便起見，以下出現時均簡稱為《上博（一）》；2002年12月初版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則簡稱為《上博（二）》。

## 第二節 研究材料

〈孔子詩論〉完、殘簡共計二十九支，在本篇整理出的二十九支簡中，完整者僅一簡，長 55.5 釐米；其餘簡殘損甚多，統計全數約 1006 字。馬承源以為：

這二十九支簡很多殘斷，有的文義不連貫，因為沒有今本可資對照，簡序的排列就相當困難，局部簡據文義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簡中間有缺失或斷損過多，很難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沒有發現篇題，雖然所整理的簡文內容和書法相同，但原來也未部是單獨聯貫的一本，句讀符不統一，可能分為若干篇，由於殘缺嚴重，只能分類整理，因此整理者馬承源先生將簡文內容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簡的第一道編線之上和第三道編線之下都留白，文字書寫在第一道編線之下、第三道編線之上，每簡大約 38 至 43 字。這種上下端留白的簡相當特別，〈孔子詩論〉其他的簡文完整者上下端都寫滿，所以這一部分得以與其它部分區分開來。在這類簡辭中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內容，只是概論〈訟〉、〈大夏〉、〈少夏〉和〈邦風〉。

第二類是論各篇〈詩〉的具體內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數篇詩為一組，一論再論或多次論述。孔子所列詩篇名的序列和今本《毛詩正義》（後文概稱《毛詩》）的前後序列頗有不同，但是述及〈訟〉（〈頌〉）的內容是可以單獨區分的，不與〈大夏〉、〈少夏〉諸篇內容相交叉，所以論〈訟〉數簡單獨列出。

第三類是單簡上篇名純粹是〈邦風〉的。

第四簡是單支簡屬於〈邦風〉、〈大夏〉，〈邦風〉、〈少夏〉等並存的。

以上第一類屬於詩序言性質。第一簡殘缺較多；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這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這些情況說明詩各編的名稱，在孔子論詩之前已經存在了。其中詩各編的排列是前所未見的新的資料，以後整理〈詩論〉簡序亦依此排列。〈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本文採用了序中所提供的新編列。若要恢復《毛詩》的原有編列，這四種相對獨立的部分第二類、第三類按《毛詩》編序倒換過來也是可以的，但第四類則不可能。〔註 5〕

〔註 5〕 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 年 11 月），頁 121~122。

本論文研究對象，即這被歸為四大類的二十九支簡，包括疑難字形之形音義探討、簡二—簡七是否為留白簡、簡序重新編聯之探討、〈孔子詩論〉與今本《詩經》的對應程度、〈孔子詩論〉與《詩序》是否相合、以及簡文的釋讀等方向。至今為止，關於〈孔子詩論〉的討論文章已有數百篇，本論文期望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之上作一個綜合性的整理，呈現一個較全面而具體的面貌。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由於馬承源排列簡序時，並未考慮到留白簡也有可能並未留白，及根據完簡字數與上下契口的距離估計來補字，因此馬先生之排序未臻完美，學者亦多嘗試重新排序。留白簡、二十九支簡排序之探討為外圍問題，於本章中先行處理；簡序確定之後，才能於內容作最有效的探討。分析簡文內容時，力求羅列各家之說，包括兩岸學者關於〈孔子詩論〉有關形音義之文章著作，以及有關《詩經》篇名之今古論著，包括《詩序》、《三家詩》、鄭《箋》、朱熹《詩集傳》、以至今人著作，力求無偏無頗，以還原〈孔子詩論〉之原貌，及其與今本《詩經》經文與《詩序》的相合程度。

### 第四節 關於留白簡的問題

〈孔子詩論〉第二簡至第七簡，上下端留白，以往出土楚簡並未有此現象，整理者馬承源將這六支簡歸為一類，以為：

簡的第一道編繩之上和第三道編繩之下都留白，文字書寫於第一道編繩以下，第三道編繩以上者。每簡大約三十八至四十三字。這種上下端留白的簡相當特別，詩論其他的簡文完整者上下端都寫滿，所以這一部分得以與其他部分區分開來。在這類簡辭中，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內容，在這類簡辭中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內容，只是概論〈訟〉、〈大夏〉、〈少夏〉、〈邦風〉。……屬於詩序言性質。〔註6〕

關於這六支簡為何留白，或原來是否有字，卻因特殊原因而造成目前所見之留白現象，學者各自提出看法：

廖名春以為：

據我的分析，簡頭簡尾都留空的，共有 6 簡，它們是簡 1 至簡 7。（玉

〔註 6〕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2001 年 11 月），頁 121～122。

冊案：當為簡 2 至簡 7) ……現在，馬承源將簡頭簡尾都寫滿了字的簡 1 接以簡頭簡尾都留空的簡 2 至簡 7，再接以簡頭簡尾都寫滿了字的簡 8 至簡 29，整體上顯然沒有將兩種不同形制的簡區別開來。在同一篇竹書裏，各簡的書寫形制應當相同。基於此，我們就應該將上述 29 簡分為兩種，一種是簡頭簡尾都留空的簡，一種是簡頭簡尾都寫滿了字的簡。這兩種簡，應該有不同的來源：簡頭簡尾都留空的 6 簡，它們當來自一篇孔子的語錄，其篇名為何，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註 7〕

周鳳五以為：

淺見以為：所謂「留白」，可能先寫後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不是這批竹簡的原貌，更非先秦楚國簡牘形制的常態。理由如下：首先，從《孔子詩論》大小兩種彩色圖版看來，竹簡「留白」處似乎比有字的部分要薄些〔註 8〕。大家知道，歷年出土的戰國楚竹簡一般比較薄，如《包山楚簡》厚度大約零點一至零點一五釐米。《孔子詩論》簡的厚度未見紀錄，估計相差不遠。如此薄而細長的竹簡，上下兩端若再刻意削薄，是完全不合實用的，等不到「韋編三絕」，恐怕先就「柔腸寸斷」了！因此，「留白」不可能是預留空白，而應當是抄寫之後才出現的狀況。

其次，這六枚竹簡雖有不同程度的殘損，幸好第二簡基本完整，可以作為復原的依據。第二簡的相關數據如下：「本簡長五十五點五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弧形基本完整。上端留白八點七釐米，下端留白八釐米，現存三十八字。」若以整簡長度減去上下兩端空白，得三十八點八釐米，存三十八字，約一釐米抄一字。考慮合文與個別字的筆劃多寡，從寬估計，整簡字數當在五十五至六十之間。各簡相關數據表列如下：

簡號	現存簡長	上端長	下端長	現存字數
2	55.5 釐米（完整）	8.7 釐米（完整）	8 釐米（完整）	38
3	51 釐米	4.9 釐米	7.8 釐米	40（合文一）
4	46.1 釐米	7.3 釐米	殘缺	43
5	47.5 釐米	8.5 釐米	殘缺	38
6	49.2 釐米	殘缺	8 釐米（完整）	43（合文一）
7	42 釐米	殘缺	5.5 釐米	40（合文一）

〔註 7〕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2002 年 1 月 1 日首發。

〔註 8〕 周鳳五原注：「據目驗原簡的友人說，竹簡上下兩端薄而平整，肉眼看不出墨跡。或許紅外線攝影可以解決這個疑問。」

我們可以根據上表擬補缺字。(註9)

姜廣輝以為：

古《詩序》有一類簡兩端都有留白，與其他簡對比，非常特別。其他的簡文完整者上下端都寫滿，大約五十四至五十七字，而這一類留白簡寫滿大約三十八至四十三字，這些簡文內容帶有概論的性質。這種情況很像後世書籍中將一定內容「低格寫」的作法，但古《詩序》留出如此大的天頭和地頭，幾乎近於一種「奢侈」。整理者可能鑒於這樣一些因素將有留白的簡文放在前面，並稱為「詩序」。……

當我再仔細研究簡文時，發現滿寫簡之間文意連貫，留白簡之間文意間斷。我的腦子裏於是閃出一個答案，它既簡單又合理。留白簡的真正意含，並不是所謂「詩序」，而是意味：「此類是殘簡！」就是說，竹書抄寫者所用的底本已經有殘簡，他大概知道竹簡殘缺的大致字數，因此在抄寫時預留了空白，一是向讀者提醒這部分是殘簡，二是希望有朝一日找到完本，將缺字補齊。如果這一分析不誤，那麼，這篇簡文在當時已經是珍本，抄寫者與簡文作者之間已經有了一定的歷史間隔。假如此竹書的抄寫年代與郭店一號墓墓葬時間接近，大約在西元前300年左右，而竹書作者在春秋、戰國之交，那時間已經有一、二百年了。而這一時期正處於一個歷史傳承的斷裂性時代，以致清代學者顧炎武指出，自周貞定王二年（西元前四六七年）至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三三四年）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竹書抄寫者未能如願補成完本，只好抱恨而終，將此殘缺的珍本帶到了地下。(註10)

彭浩以為：

如果仔細觀察一下書中這幾枚的照片，可以發現留白處都明顯呈露出縱向的竹纖維，而有字跡的部分則竹纖維不十分明顯。由此可以判斷，竹簡上下端的留白部分是經人工修削後產生的，因此比有字的部份要薄許多。……《詩論》留白簡原是分三欄書寫的，後因某種緣故將上下欄刮去，

(註9) 周鳳五〈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9日首發。

(註10) 姜廣輝〈古《詩序》留白簡的意含暨改換簡文排序思路〉，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9日首發。

只留存中欄。其閱讀次序是上欄中欄下欄，各欄均由右向左。這種抄寫方法不同於《詩論》的滿寫簡，應是另一個篇、章，不應歸入《詩論》之中。

〔註11〕

業師季旭昇以爲：

《孔子詩論》簡2至簡7是所謂的留白簡，馬承源考釋以爲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區分開來。我們也同意這一部份應該給予相當的注意。但是造成留白簡的原因很多，在沒有明確的證據之前，我們寧可相信簡文內部的聯繫，似乎不應太機械式的將這六或七支簡綁在一起。留白簡的內容，簡1-4是總論性的文字，簡5是討論《周頌》的文字，簡6是討論《大雅》的文字，簡7經過重新編聯後顯然是宛丘組的後半。因此，所謂的留白簡，其實包含著三至四種不同的內容，沒有理由一定要編聯在一起，其次，依據我們的編聯，除了簡1之外，簡2至7都可以比照非留白簡補足缺字。據此，造成留白簡的原因，可能是某種不明的原因，把寫好的簡文削掉而未補，或者應抄而未抄〔註12〕。〔註13〕

玉冊案：關於簡2-7是否爲留白簡的問題，筆者以爲，就周鳳五所提出，竹簡「留白」處似乎比有字的部分要薄；彭浩由留白處竹纖維較明顯；及業師季旭昇提出「編聯簡文時，除了簡1之外，簡2至7都可以比照非留白簡補足缺字」這三點，再仔細觀察《上博（一）》原書彩色的原簡圖，確實有削過的痕跡，應可判定簡2-7應非留白簡，當時應該有字，只是因爲某種不明原因而削去，因此成爲目前所見的形式。

## 第五節 編聯與簡序

除馬承源所排定之簡序外，多位學者亦重新整理過簡序，今將各家排序製表列於下：

〔註11〕 彭浩《〈詩論〉留白簡與古書的抄寫格式》，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輔仁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3月31日~4月2日。

〔註12〕 業師季旭昇原注：「周鳳五以爲主張留白簡是『先寫後削』，比較合理。見〈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187~191頁」。

〔註13〕 業師季旭昇《孔子詩論新詮》，（臺北：學生書局《經學研究論叢》13輯，2005年12月）。

簡 序 號	馬承源	廖名春 (註14)	李零 (註15)	李學勤 (註16)	李守奎 (註17)	范毓周 (註18)	曹峰 (註19)	李銳 (註20)	濮茅左 (註21)	曹建國 (註22)	季師 (註23)
1	1	1	1	10	1	4	1	10	1	1	1
2	2	8	19	14	2	5	2	14	2	8	2
3	3	9	20	12	3	6	3	12	3	9	3
4	4	10	18	13	4	1	4	13	4	21	4
5	5	14	11	15	5	10	5	15	5	22	5
6	6	12	16	11	6	11	6	11	6	23	7
7	7	13	10	16	7	19	7	16	7	27	8
8	8	15	12	24	8	15	10	24	8	17	9
9	9	11	13	20	9	16	14	20	9	25	10
10	10	16	14	27	10	12	12	19	10	26	14
11	11	24	15	19	12	14	13	18	14	28	12
12	12	20	24	18	13	13	15	9	15	29	13
13	13	19	27	8	15	24	11	21	11	10	15
14	14	18	29	9	14	20	16	22	12	14	11
15	15	27	28	17	11	18	24	23	13	15	16
16	16	29	25	25	16	27	20	27	16	11	24
17	17	26	26	26	17	29	19	25	20	16	20

- (註14)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日首發。
- (註15)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4日首發。
- (註16) 李學勤〈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6日首發。
- (註17) 李守奎〈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邦風》訂補〉，《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2002年2月。
- (註18) 范毓周〈關於《詩論》簡序和分章的新看法〉，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2月17日首發。
- (註19) 曹峰〈對孔子詩論第八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從語言特色的角度入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199~205。
- (註20) 李銳〈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192~198。
- (註21)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補析〉，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39~47。
- (註22) 曹建國〈論上博《孔子詩論》簡的編連〉，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4月11日首發。
- (註23) 業師季旭昇〈《孔子詩論》分章編聯補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0月)頁380~390。

18	18	28	17	23	18	28	18	8	24	24	18
19	19	17	8	28	19	26	8	28	19	20	19
20	20	25	9	29	20	17	9	29	17	19	27
21	21	23	23	21	21	25	21	26	18	12	17
22	22	21	21	22	22	23	22	17	21	13	23
23	23	22	22	6	23	9	23	4	22	18	25
24	24	6*	6	7	24	8	27	5	23	4	26
25	25	4	4	2	25	21	26	6	25	5	28
26	26	5	5	3	26	22	25	7	26	6	29
27	27	6*	7	4	27	7	28	2	27	7	21
28	28	7	2	5	28	2	29	3	28	2	22
29	29	2	3	1	29	23	17	1	29	3	6
30		3									

廖名春的主要排序方式，是：

一是將簡頭簡尾都寫滿字的所謂“滿寫簡”即簡 1、簡 8 至簡 29 歸為一類，歸入同是“滿寫簡”的《子羔》篇，……二是將簡頭簡尾都留空的所謂“留空簡”即簡 2 至簡 7 歸為一類，單獨成篇。（註 24）

李零以為：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面有六枚簡（簡 2-7），寫法比較特殊，看來是把接近簡端的兩截空出，只在三道編繩之間書寫（下稱“留白簡”）。這幾枚簡該排在什麼地方是大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它們並不是排在簡文的前面，更不會接在簡 1 之後，而是位於簡文最後，其中簡 6 殘去上部，從文義看，其斷折部分，即第一道編繩的上面應該還應有字，留白只在下面，和簡 2-5 和簡 7 不太一樣，應是構成前後過渡的關鍵。從它以後，才是剩下的五枚留白簡。

下面，我把簡文的釋文重新排了一遍，一是查編痕位置，劃線定上下缺字；二是改釋和改讀，定釋文準確性；三是拼聯和分組，考慮整體結構。但這裏應當說明的是，我把簡文分成四組，每組之內，凡可拼聯者儘量拼聯，但空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也可能會多出一兩字或少去一兩字，補字也是為了研究文義的銜接，不一定就是原貌；我的分組，只是為了分析簡文的結構，而不是說可以在它們之間截然劃分（簡文是連寫接抄，不可能按簡或章截然劃分）。還有，為了排印的方便，我的釋文是直接按讀法錄寫，

（註 24）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2002 年 1 月 1 日首發。



不再括注，情況同於漢代整理古書的辦法。凡改釋、改讀，均請參看每簡下附的案語。讀者欲知原貌，務請核對原書。爲了便於同原書對照，這裏仍保留原來的順序號。〔註25〕

范毓周以爲：

根據以上的簡序和分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一篇邏輯關係非常清晰的論述《詩經》象徵性含義的論文，其作用有如《毛詩》的《大序》。其第一章總敘《風》、《雅》（並分《小雅》、《大雅》）、《頌》的總體特徵；第二章則論述《頌》、《大雅》、《小雅》和《邦風》的基本特點，無疑是承襲第一章內容而展開的；第三章則分述《邦風》各主要篇章的含義與對其所作的簡要評論；第四章則繼續分述《邦風》其他篇章的含義與對其所作的簡要評論，其中兼及《小雅》一些篇章的內容；第五章則分述《小雅》各主要篇章的含義與對其所作的簡要評論，其中兼及《邦風》、《大雅》和《周頌》，並以《周頌》爲結；第六章則爲全篇總結，對《詩經》的言志、音樂的抒情和語言的表述作用對詩的互爲表裏做了理論概括，正是論文結束的應有之義。整篇文章文氣貫通，邏輯層次清晰明朗，是一篇高水準的詩論文章。……我們從上面的分章釋文中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總敘《風》、《雅》、《頌》的總體特徵和第二章則論述《頌》、《大雅》、《小雅》和《邦風》的基本特點，正和《毛詩》一樣是按照《風》、《雅》、《頌》的排列順序的。〔註26〕

又：

隨著研究的深入，感到原來所排的簡序和分章仍有一些問題。其中主要是第1簡、第2、3簡、第7簡、第6簡、第14簡等按原排簡序均義有未安，需作調整。分章的順序也隨之需作更動。〔註27〕

曹峰以爲：

拙文主要試圖從語言使用特色的角度，對簡文做全新串聯。……第一段落嚴格圍繞《國風》展開，且詩篇全集中於今本《詩經》最前端，這是個有趣的現象。……第二段落說的也全是《國風》。第三段落則嚴格圍繞

〔註25〕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4日首發。

〔註26〕 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和分章〉，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2月3日首發。

〔註27〕 范毓周〈關於《詩論》簡序和分章的新看法〉，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2月17日首發。